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優伶類

**像姑** 鄙人稱雛伶為像姑，實即相公二字，或以其同於仕宦之稱謂，故以像姑二字別之，望文知義，亦頗近理，而實非本字本音也。朝士之雅重像姑者，殆以涉跡花叢，大千例禁，無可遣興，乃召像姑入席，為文酒之歡，然亦未必謂真個銷魂，不食馬肝，即為不知味。如王文簡公、錢牧齋、龔芝麓、吳梅村輩，詩酒流連，皆眷王紫稼，畢秋帆且持狀元夫人以去，動於情感，亦尚無傷大雅，固未可與斷袖偷奴同日而語也。

伶人所居曰下處，其萃集之地為韓家潭，櫻桃斜街亦有之，懸牌於門曰某某堂，並懸一燈。客人其門，門房之僕起而侍立，有所問，垂手低聲，厥狀至謹。俄而導客人，庭中之花木池石，室中之鼎彝書畫，皆陳列井井。及出，則湘簾一桁，淪茗清談。門外僕從，環立靜肅，無耳語聲，無嗽聲，至此者，俗念為之一清。

光緒中葉，士大夫好此者尤盛，韓潭月上，比戶清歌，誠足為點綴昇平之一助也。

伶互相語而指其所交之客，則曰老斗。

京師雛伶皆躡靴，必離師獨立始履，而僕亦稱之曰主人矣。堂主之子曰少主人。伶出見老斗，憑其肩，致寒暄。資格深者，伶直呼其字。曰爺者，疏遠之詞也。

伶既出師而積有餘資，得蓄雛以自立，而自身尚周旋於酬應場中者，固數數觀。然亦有侘傺無聊，幾難存活者。或有詩詠之曰：「萬古寒滲氣，都歸黑相公。打圍宵寂寂，下館【戲館也。】晝匆匆。飛眼無專斗，翻身即軟篷。【相公之落拓至甚者，每至軟篷為龍陽君。】陡然條子至，開發又成空。」孽海中而有如此苦惱，人不知也。

客飲於旗亭，召伶侑酒，曰叫條子。伶之應召，曰趕條子。光緒中葉之例賞，為京錢□千，就其中先付二千，曰車資，八千則後付。來時，面客而點頭，就案取酒壺，偏向座客斟之，眾必謙言曰：「勿吝氣。」斟已，乃依老斗而坐，唱一曲以侑酒，亦有不唱者，猜拳飲酒，亦為老斗代之。

老斗在劇場，為臺上素識之伶所見，戲畢下臺，趨近老斗座，屈膝為禮，致寒暄，曰飛座兒。嘉慶時，或作《都門竹枝詞》云曰：「園中官座列西東，坐褥平鋪一片紅。雙表對時交未正，到來恰已過三通。坐時雙腳一齊盤，紅紙開來窄戲單。左右並肩人似玉，滿園不向戲臺看。簾子纔掀未出臺，齊聲喝彩震如雷。樓頭飛上迷離眼，訂下今宵晚飯來。」

老斗飲於下處，曰喝酒。酒可恣飲，無熱肴，陳於案者皆碟，所盛為水果、乾果、糖食、冷葷之類。酒罷，啜雙弓米以充飢。光緒中葉，酒資當□錢四□緡，賞資□八緡，凡五□八緡耳。其後銀價低，易以銀五兩。銀幣盛行，又易五金為七圓或八圓，數倍增矣，然猶有請益者。

老斗與伶相識，若已數數叫條子矣，則必喝酒於其家，大率必數次。或為詩以紀之，中四語云：「得意一聲拏紙片，傷心三字點燈籠。資格深時鈔漸短，年光逼處興偏濃。」拏紙片者，老斗至下處，即書箋，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。點燈籠者，酒闌歸去時之情景也。

老斗之飯於下處也，曰擺飯，則肆筵設席，珍錯雜陳，賢主嘉賓，既醉且飽。一席之費，輒數□金，更益以庖人、僕從之犒賞，殊為不貲，非富有多金者，雖屢為伶所鬻，不一應也。

老斗之豪者，遇伶生日，必擺飯。主賓入門，伶之僕奉紅氍毹而出，伶即跪而叩首。是日，於席費犒金外，必更以多金為伶壽。筵座之客，且贈賀儀，至少亦人各二金，伶亦向之叩首也。

### 伶有花榜

官署文告之揭示，俾眾周知者，曰榜。若文武考試之中式者，其姓名亦次第列之，亦曰榜。就會試而言，則有狀元、榜眼、探花諸名目。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於科舉，隨時隨地，悉有此念，流露於不自覺。於是評鶯花事，亦以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等名詞甲乙之，謂之花榜。光緒壬寅春季，蜀南蕭龍友訂王寅杏譜，於菊部之俊秀者取□名，評其姿態，述其家世。譜中首選為安華堂主人王琴儂，【像姑之最著名者。】次朱幼芬，次姜妙香。王溫文爾雅，舉止大方，朱俊偉，姜明麗。且朱能書，姜善畫，並師吳根梅。根梅日必一至二伶家，抗顏據講座，彬彬儒雅，方駕橫渠矣。

### 京伶狎妓

宣統時，京伶日事冶遊，如姚佩秋、佩蘭兄弟之於泉湘班喜鳳、松鳳班雙喜，日夕狎嫖，醜聲四播。而南妓花翠玉至非梅某不歡，鄙人咸詫為異事。宋芸子觀察育仁則謂兩美相合，惺惺相惜，此情理之可言者。惟潤卿之嫁俞振庭，玉仙之嫁田際雲，則甚不可解。振庭面首不佳，際雲年逾不惑，而潤、玉二子，在北里中極負盛名，何求不得，而乃甘與賤奴為伍，真奇聞也。

### 角色

俗稱娼優之著名者曰角色，亦曰名角。蓋古有角妓，以藝相角勝為優劣，故今謂娼優等色藝足以自樹一幟者曰角色。

角色又曰腳色，蓋梨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，副末以下老生、正老、老外、大面、二面、三面七人謂之男腳色，老旦、正旦、小旦、貼旦四人謂之女腳色，打諢一人謂之雜，此江湖□二腳色，固元代院本之舊制也。

京師梨園角色將成之時，必遍遊京、津附近一帶，以歷試其能，然後重返都門，聲名突起，始得稱為名角。若藝成之伶，在京演唱，無人過問，不得已而出京者，則呼之曰下天津。

角色命名之義，實寓勸懲。正末，能指事之當場男子也。副末，即昔之蒼鶻，以其能擊賊，故謂為鶻。狙，淫獸，狐屬，後譌曰旦。狐，扮官者，後譌曰孤。靚，取義於傅粉墨供笑諂也，後譌曰淨。獠，猛獸，食虎腦，亦狐屬，故以獠為妓之通稱。又元人雜劇向有□二科，而以神頭鬼面、煙花粉黛為最下乘。

或曰，戲中角色，都凡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、貼、副、外、雜九種，後人求其解而不得。有謂皆反言者，如生有鬚，是老而將死，故反言生。旦為婦人，昏夜所用，故反言旦。末本用以開場，故反言末。淨本大污不潔，故反言淨。外充院子，日常在內，故反言外。丑皆街獍，雞鳴不起，故反言丑。此說亦自有致，然非本義。其本義蓋皆以人色分定其名，間以標誌符號，特伶人粗魯，識字無多，始而減筆，繼而誤寫，久之流傳，遂為專門之名詞，明知其誤而不可改矣。譬如外，員外也。生，生員也。末，末將也。副，副帥也。小旦，小姐也，先去女旁，後又改且為旦，但圖省筆而已。丑，醜之代音字也。淨，須淨面而後續，方能著彩，此符號標誌也。貼，須貼花鈿也，亦符號標誌，言與旦之素裝不同也。雜，雜色也。九種名稱，此為確解。

京劇角色之名稱，曰生、旦、淨、丑。漢劇則別為一末、二淨、三生、四旦、五丑、六外、七小、八貼、九夫、□雜□行。末即京劇之白鬚生，淨即京劇之大面。【大面之名，見於《樂府雜錄》云：「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，才武而貌美，常著假面以對敵，擊周師勇冠三軍，齊人壯之，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，謂之《蘭陵王入陣曲》。」】而漢劇分淨為紅淨、黑淨、粉淨，紅淨如姜維，李克用，黑淨如高旺、包文正，粉淨如姚期、曹操等是也。生即黑鬚生，旦即青衣，外即做工老生及文武老生，貼即花衫，夫即老旦，雜即武二花，丑則京、漢文武皆同。

二黃各劇，以正生為多，故正生為二黃之中堅，其他皆副材也。亞於正生者惟武生，則以工架為能事。

武旦分三派，一專講技擊，一專尚柔術，一專講排面。

花旦派別最多，大抵不出閩門旦、【即青衣旦。】頑笑旦、刀馬旦、【與武旦微別。】粉旦數種，而以口齒犀利、情態逼真為貴則一。

京班分青衣旦為二派，一為二黃花旦，一為梆子花旦，各以一人專習，無兼唱者。二黃花旦則口齒須鋒利，梆子花旦之唱工尤須以京艷取勝，令人有百回不厭之能力而後可。

花旦須得喜怒哀急四字訣，二黃花旦有喜字怒字，而無哀字急字，如《雙沙河》、《破洪州》等戲，四字不能得一字，《鴻鸞喜》、《馬上緣》等戲，僅占一喜字，尚不能痛快淋漓，《探親相罵》、《烏龍院》等戲，僅占一怒字，均不能令閱者奪目。梆子花旦如《新安驛》、《胡蝶夢》、《紅梅閣》、《烈女傳》、《日月圖》等戲，則兼四者而有之。餘如《梵王宮》、《真珍珠》、《拾玉鐲》等戲，但缺一怒字，而唱工亦至可聽。要之，態度須深沉，裝飾貴素淨，大雅不凡，無兒女氣者，斯為上品。

俗呼旦腳日包頭者，蓋昔年伶人皆戴網子，故日包頭。晚近則梳水頭，與婦女無異，乃猶襲包頭之名，誠哉觚不觚矣。

京旦之飾小腳者，昔時不過數齣，舉止每多瑟縮。自魏長生擅名而後，無不以小腳登場，足挑目動，在在關情，其媚人之狀，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。

丑角以優孟、曼倩為先聲，開幕最早，伶界以此為最貴，無論扮唱與否，均可任情談笑，隨意起坐，不為格律所拘，相傳唐明皇曾為之。至本朝，高宗亦嘗扮此，故人人尊視，異乎其儔。此角以利口為長，而真有學力者，究以臺步技術並優者為上。崑曲無論矣，若在皮黃，則以能唱《群英會》中之蔣幹，《弔金龜》中之張益，有白有唱，諧正兼行者為首選。

戲園中有跑龍套者，其品格甚低，而其為用則甚大。每逢要角登場，此輩必全數出臺，或執旗吶喊，或跼班助威，實戲場中不可少之附屬品也。

伶界有所謂戲包袱者，言無所不能，若衣包然，生旦淨末之裝，悉可收貯，故以包袱名，殆隨取皆是也。伶界亦頗重之，班中亦不可少。蓋拾遺補闕，若醫門敗鼓之兼收；問字傳聲，作野寺閒鐘之待叩。先輩之儀型在目，雖不能效而能言；劇場之詞句填胸，雖不可歌而可風。其人或本名伶，或原雜外，非廢於病，即限於天，窮老可憐，令其飲啜於此，亦梨園養老之不可無者也。

燕舞環歌，女伶遠祖，近三百年，當以陳圓圓為第一。圓圓為李自成唱崑曲，李不勝其柔細，而自唱秦腔，殿下皆呼萬歲。以是知其善於扮唱，非妓實伶，不僅能琵琶工小調已也。傳者謂其色甲天下之色，聲甲天下之聲，一侍明思宗，再侍李自成，三侍吳三桂。三桂因圓圓沖冠一怒，乃出關借兵，其人有關世變，實非常人可比。外此則顧眉樓扮《燕子箋》一劇，亦舉國若狂。李麗貞教其女香君學歌，蘇崑生輩復為之按腔譜節，遂亦名蓋南都，聲動朝列矣。

女伶之以生、淨、丑、外、末諸角著者，雖不乏人，然終不若旦之易於出色當行，殆限於天稟也。且若輩唱曲，以童聲為貴，教者防護甚密，若與人通，則歌喉不復圓潤，發口轉吭，便已知之。

京師舊無女伶，光、宣間始有之，固不若天津、奉天、武昌、上海之久著也。

臺灣之梨園子弟，垂髫即穴耳，傳粉施朱，儼如女子。

#### 伶之派別

伶人初無所謂派別也，自程長庚出，人皆奉為圭臬，以之相競。張二奎名在長庚下，于三勝英挺華發，獨據方面，是為前三派。汪桂芬為長庚琴師，譚金福亦在長庚門下，平日模楷，各自不同。長庚既謝世，分道揚鑣。桂芬則純宗長庚之法，譚鑫培已旁得三勝之神，惟孫菊仙特立孤行，不事阿附，說者已謂其有似二奎。然茲三人，亦能確乎不拔，謂為後三派亦無不可。夫所宗何派，即有何劇之長。長庚所長為《文昭關》《取成都》《戰長沙》，而桂芬與之相同。三勝所長為《李陵碑》《捉放曹》《烏盆記》，而鑫培亦精。二奎所長為《迴龍閣》《乾坤帶》《打金枝》，而菊仙亦並能焉。譚派【即鑫培。】之人，如張毓庭、王兩田、貴俊卿，皆確守架籟，不可刪減。汪派【即桂芬。】惟王鳳卿一人，魄力自雄。孫派則雙處既老，後起無人。至於奎派【即二奎。】中人，昔有楊月樓、爐台子等，後惟許蔭棠、白文奎。王九齡一派，昔有王仙丹，後惟時慧寶而已。若夫作工，則賈洪林具有典型，此外皆不足當正流焉。

#### 徽班世家

嘉慶以還，京師蘇班日就衰微，徽班乃遂錚錚於時。班中上流，大抵徽人居□之七，鄂人間有，不及徽人之多也。其初入都，皆操土語，僑居數代，變而為京音，與土著無異。伶界最重門閥，而徽、鄂人後裔之流寓在京者，大抵均世其業，稱為世家。諸家姻婭相連，所居皆在正陽門外五道廟一帶。

#### 伶人畜徒

京師伶人，輒購七八齡貧童，納為弟子，教以歌舞。身價之至鉅者，僅錢□緡。契成，於墨筆劃一黑線於上，謂為一道河。□年以內，生死存亡，不許父母過問。

同、光間，京師曲部每畜幼伶□餘，人習戲二三折，務求其精。其眉目美好，皮色潔白，則別有術焉。蓋幼童皆買自他方，而蘇、杭、皖、鄂為最，擇五官端正者，令其學語、學視、學步。晨興，以淡肉汁盪面，飲以蛋清湯，肴饌亦極醜粹，夜則敷藥遍體，惟留手足不塗，云洩火毒。三四月後，婉孌如好女，回眸一顧，百媚橫生。惟貌之妍媸，聲之清濁，秉賦不同，各就其相近者習之。或曰，八九歲時，恆延師教曲於家，必先習鬚生而喊嗓子，每日黎明，至廣漠之處，或林邊水隈，隨意發聲，由丹田衝喉直呼，彷彿道家之鍊呼吸。久之，愈喊愈宏，則登場發聲，自能充滿四座。若喉小，始習青衫，其次習小生，貌劣者習花臉，纖妍而嗓不高者習花旦。蓋伶界最重鬚生，其次青衫，其次花旦，小生又其次也。

童伶學戲，謂之作科。三月登臺，謂之打嚙。六年畢業，謂之出師。鬻技求食，謂之作藝。當就傳時，雞鳴而起喊嗓後，日中歸室，對本讀劇，謂之念詞。夜臥就溼，特令發疥，癢輒不寐，期於熟記，謂之背詞。初學調成，琴師就和，謂之上絃。閉門教演，師弟相效，禁人窺視，凡一頓笑，一行動，皆按節照式為之，稍有不似，鞭箠立下，謂之排身段。凡此種種，皆科班所必經，其難其苦，有在讀書人之上者。故學者□人，成者未必有五。劇詞滿腹，無所用之，不得已，乃甘於作配角，充兵卒，謂之擋下把。否則為人執役，謂之潤場；料量後臺，謂之看衣箱；前臺奔走，謂之拉前場。伶人至此，一生已矣。

#### 王紫稼風流儂巧

王稼，字紫稼，一作子玠，又作子嘉，明末之吳伶也。風流儂巧，明慧善歌。順治辛卯，年三□矣，從龔芝麓入京師。先至常熟，告別於錢牧齋，牧齋乃為送行□四絕句，以當折柳，蓋於贈別之外，雜有寄託，諧談無端，譎謎間出也。詩云：「桃李芳年冰雪身，青鞋席帽走風塵。鐵衣毳帳三千里，刀軟弓欹為玉人。」「官柳新栽輦路旁，黃衫走馬映鵝黃。垂金曳耒千千樹，也學梧桐待鳳凰。」【自注：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。】紅旗曳曳倚青霄，鄴水繁花未寂寥。如意館中春萬樹，一時齊讓鄭櫻桃。」「筆簾休吹蘆管暗，金尊檀板夜沈沈。莫言北地無鸚鵡，乳燕雛鶯到上林。」「多情莫學野鴛鴦，玉勒金丸傍苑牆。□五胡姬燕趙女，何人不願嫁王昌。」「壓酒胡姬墜馬妝，玉缸重碧臘醅香。山梨栗栗皆凡果，上苑頻婆勸客嘗。」「閣道雕梁雙燕棲，小紅花發御溝西。太常莫倚清齋禁，一曲看他醉似泥。」【自注：王郎云，此行將倚龔太常。】「可是湖湘流落身，一聲紅豆也沾巾。休將天寶淒涼曲，唱與長安筵上人。」「邯鄲曲罷酒人衰，燕市悲歌變柳枝。無復荊高舊徒侶，侯家一媼老吹篴。」【自注：以下三首寄侯家故妓冬哥。】憑將紅淚裏相思，多恐冬哥沒見期。相見只煩傳一語，江南五度落花時。」「江南才子杜秋詩，垂老心情故國悲。金縷歌殘休恨恨，銅人淚下已多時。」「灰洞溟濛朔吹哀，離魂昔昔繞蘇臺。紅香翠暖山塘路，燕子楊花並馬回。」【自注：范石湖云，涿南、燕北謂之灰洞。】春風作態棟花飛，清醪盈觴照別衣。我欲覆巾施梵咒，要他才去便思歸。」「左右風懷老漸輕，捉花留絮漫多情。白頭歌變今禪老，彌佛燈前咀汝行。」【自注：錫山雲間徐叟。】熊雪堂侍郎文學聞之，和韻以諷曰：「金臺玉峽已滄桑，細雨梨花枉斷腸。惆悵虞山老宗伯，浪垂清淚送王郎。」牧齋見之，不憚者累日。

紫稼既入都，諸貴人皆惑之，吳梅村嘗作《王郎曲》云：「王郎□吳趨坊，覆額青絲白哲長。孝穆【指明徐文靖公沂。】園亭常置酒，風流前輩醉人狂。同伴李生柘枝鼓，結束新翻善財舞。鎖骨觀音變現身，反腰貼地蓮花吐。蓮花婀娜不禁風，一斛珠傾

宛轉中。此際可憐明月夜，此時脆管出簾櫳。王郎水調歌緩緩，新鶯啾啾花枝暖。慣拋斜袖卸長臂，眼看欲化愁應懶。摧藏掩抑未分明，拍數移來發曼聲。最是轉喉偷入破，帶人斷腸臉波橫。□年芳草長洲綠，主人池館惟喬木。王郎三□長安城，老大傷心故園曲。誰知顏色更美好，瞳神翳水清如玉。五陵俠少豪華子，甘心欲為王郎死。寧失尚書期，恐見王郎遲。寧犯金吾夜，難得王郎暇。坐中莫禁狂呼客，王郎一聲聲頓息。移牀敲坐看王郎，都似與郎不相識。往昔京師推小宋，外戚田家舊供奉。只今重聽王郎歌，不須再把昭文痛。時世工彈白翎雀，婆羅門舞龜茲樂。梨園子弟受傳頭，請事王郎教絃索。恥向王門作伎兒，博徒酒伴貪歡謔。君不見康崑崙，黃幡綽，承恩白首華清閣。古來絕藝當通都，盛名肯放優閒多，王郎王郎可奈何！」此曲成而芝麓口占贈之曰：「薊苑霜高舞柘枝，當年楊柳尚如絲。酒闌卻唱梅村曲，腸斷王郎□五時。」

甲午春盡，紫稼南歸，芝麓和牧齋韻以送之云：「吳苑曾看蚊蝶身，行雲乍繞曲江塵。不知洗馬情多少，宮柳長條欲似人。醉拋錦瑟落花傍，春過蜂鬚未褪黃。□里芙蓉珠箔捲，試歌一曲鳳求凰。香鞦紫絡度煙霄，金管瑤笙起碧寥。誰唱涼州新樂府，舊人彈淚覓紅桃。漁陽鼓動兩鈴暗，長樂螢流皓月沈。不信銅駝荆棘後，一枝瑤草秀中林。將身莫便許文鴛，羅袖能窺宋玉牆。歸到茱萸溝水上，一叢仙蕊擁唐昌。盤髻擲箏各鬪妝，當筵彈動舞山香。酒錢夜數留人醉，不是胡姬不可嘗。生成珠樹有鸞棲，丞相鐘鳴邸第西。為報五侯鯖又熟，平津花月賤如泥。長恨飄零入洛身，相看憔悴掩羅巾。後庭花落腸應斷，也是陳隋失路人。蕭騷蓬鬢逐春衰，入座偏逢白玉枝。珍重何哉天寶意，雲門誰與奏埙篪。天半明霞繫客思，杜鵑無賴促歸期。紅泉碧樹堪銷暑，妒殺銀塘倚笛時。金谷人宜障紫絲，杜陵猶欠海棠詩。玉喉幾許驪珠轉，博得虞山絕妙辭。煙月江南庾信哀，多情沈炯哭荒臺。流鶯正繞長楸道，不放春風玉勒回。韋公祠畔乳鶯飛，花下聞歌金縷衣。細雨左安門外路，一行芳草送人歸。初衣快比五銖輕，越水吳山並有情。不舸便尋香粉去，不須垂淚祖君行。」

紫稼返蘇而禍作矣。時掖縣李琳枝給諫森先方巡按下江，訪拏三遮和尚，而紫稼亦與焉，枷於閩門，三日而死。其後有人自北濠歸家，聞水濱有二人閒話云：「惡人受報不爽，三遮和尚死後，仍問斬罪，紫稼死後，又問徒罪，變成馬騾之類，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。」互相歎息。其人駐足審視，二人豁然入水而去，方知為落水鬼也。

#### 徐紫雲為陳其年所眷

徐紫雲，廣陵人，冒巢民家青童，猥巧善歌，與陽羨陳其年狎。其年因贈其師陳九《滿江紅》一闕云：「鐵笛鈿箏，還記得白頭陳九，曾消受妓堂絲竹，毬場花酒。籍福無雙丞相客，善才第一琵琶手。歎今朝寒食草青青，人何有。弱息在，佳兒又，玉山皎，瓊枝秀。喜門風不墮，家聲依舊。生子何須李亞子，少年當學王曇首。對君家兩世濕青衫，吾衰醜。」賦成，書於陳九之扇。其年又為雪郎合香賦《賀新郎》詞一闕云：「小酌餘釀釀，喜今朝釵光釵影，燈前混漾。隔著屏風喧笑語，報道雀翹初上。又俏把檀奴偷相，撲朔雌雄渾不辨，但臨風私取春弓量。送爾去，揭鴛帳，六年孤館相依傍。最難忘，紅蕤枕畔，淚花輕颺。了爾一生花燭事，宛轉婦隨夫唱，努力做菼葦模樣。只我羅衾渾似鐵，擁桃笙，難得紗窗亮。休為我，再惆悵。」

#### 魏長生為伶中子都

魏三，名長生，字婉卿，四川金堂人，京伶中之子都也。幼習伶倫，困厄備至。乾隆己亥入都，時雙慶部不為眾賞，歌樓莫之齒及，長生告其部人曰：「使吾入班兩月，而不為諸君增價者，甘受罰無悔。」既而以《滾樓》一劇，名動京城，觀者日千餘人，六大班頓為之減色。其他雜劇子胥，無非科譁誨淫之狀，使京腔舊本置之高閣，一時歌樓觀者如堵。

長生尤工《葡萄架》、《銷金帳》二齣，廣場說法，以色身示人，輕薄者至推為野狐教主。王寅秋，奉禁入班，其風始息。

長生齒既長，物色陳銀官【即漢碧。】為徒，傳其媚態，以邀豪客。庚辛之際，徵歌舞者，無不以雙慶部為第一也。且為人豪俠好施，一振昔年委靡之氣，鄉人之旅困者多德之。未幾歸。及年六□餘，復入京師，理舊業，鬻鬻有鬚矣。日攜其□餘歲之孫赴歌樓，眾人屬目，謂老成人尚有典型，登場一齣，聲價□倍。夏月自劇場歸，暴卒。

#### 陳銀官為李載園所眷

魏長生尚有弟子一人曰陳金官，人但知銀官而已。金官白皙，銀官面微麻。銀官負盛名，常以白眼待人。時李載園太守年少下第，留京過夏，銀官獨傾倒之。每值梨園演劇，載園至，必為致殷核，下場周旋。觀者萬目攢視，咸嘖嘖羨，望之如天上人。或赴他臺，聞載園至，亟脫身以往。後與金官同買屋於孫公園，別宅而居。園為亢氏所有，中有古墓。既歸銀，復賂亢氏子孫，使遷葬。大興土木，窮極侈麗，不三月而禍作，門外築馬牆猶未竟也。

#### 李桂官為狀元嫂

京師伶人李桂官識舉秋帆尚書沉於未遇，秋帆及第，史文靖公貽直戲呼李為狀元嫂。

#### 郭郎為孫淵如所暱

乾隆時，畢秋帆撫陝，孫淵如觀察客其幕。西安有歌者郭郎，與孫暱。一日，孫留之節署，至夜而出，則門已扃，乃引郭梯後苑牆，以縋諸外，為干楸所得，繫於長安縣。畢聞之，命速釋，謂無使孫知。

#### 荷官為百菊溪所眷

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時，閱兵江西，胡果泉中丞設席宴之。百嚴厲威肅，竟日無言，自中丞以下，莫不震懼。次日，再宴，演劇。有伶曰荷官者，舊在京師，色藝冠倫，為百所昵。是日承值，百見之色動，顧問：「汝非荷官耶？何至是？年亦稍長矣，無怪老夫之鬢皤也。」荷官因跪進至膝，作捋其鬚狀曰：「太師不老。」蓋依院本貂蟬語。百大喜，為之引滿三爵，曰：「爾可謂荷老尚餘擎兩蓋，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。」荷官叩謝。是日四座盡歡，核閱營政，亦少舉劾。然不知此承值者，適然而遇耶，抑預儲以待也？

#### 林韻香工愁善病

林韻香以失身舞裙歌扇間，居恆鬱鬱不自得。雖在香天翠海中，往往如愁中散，土木形骸，不假修飾。而何郎湯餅，彌見自然。既工愁，復善病。日日來召者，紙如山積，困於酒食，至夜漏將盡，猶不得已，每攬鏡自語曰：「叔寶璧人，則吾豈敢。然看殺衛玠，是大可慮。」道光甲午，三年期滿，將脫籍去。其師，黠人也，密遣人自吳召其父來，闔之別室，父子不相見，啗以八百金，再留三年。既成券，韻香始知之，慨然曰：「錢樹子固在，顧不能少忍須臾耶？」迺廣張華筵，集諸貴游子弟，籌出師計，得三千金，盡以畀其師，乃得脫籍去。於是署所居室曰梅鶴堂。

其父固庖人也，時自入廚下調度，以故韻香家殺饌旨冠諸郎。於時文酒之會，茶瓜清話，必在梅鶴堂。韻香周旋其間，或稱水煮茶，或按拍倚竹，言笑宴宴，皆疑天上非人間矣。而愁根久種，病境已深，居三月而疾作，不半載竟死。死之日，扶病起，誓佛曰：「淚痕洗面，此生已了，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。」時方□二月也。年僅□八耳。

#### 慶齡為男子中之夏姬

京伶有慶齡者，善琵琶，故稱琵琶慶，男子中之夏姬也。嘉慶朝即擅名。道光時，年過不惑，而猶韶顏穉態，為男子裝，視之纔如弱冠。若垂鬟擁髻，撲朔迷離，真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。豈楞嚴□種仙中，固有此一類耶？且於酒人中當推為大戶，巨觥到手，如驥奔泉，未嘗見其有醉容。又吸阿芙蓉膏，日盡兩許，服之□餘年，而豐腴潤澤，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。

#### 沈蕊仙為甘某所眷

道光時，都城有太史甘某自經致死事，或謂伶人沈蕊仙致之，而實不然。時蕊仙已自立門戶，與甘情好方深，無阻之者。某日，甘開筵宴客，蕊仙亦在座。入夜客去，甘約蕊仙清晨過寓，聯車出游。次晨，蕊仙至，室未啟扉，隔窗呼之，不應，挾門入視，則縊矣。其家人言客散後，得家書，無他事，特怪其用錢太多，言此後不復籌寄旅費也。

#### 某庶常漁色而殞

咸豐己未，長沙有某庶常者，父逝祖存，家無次丁。弱冠登第，喜漁色，宿優宿娼，榜後不百日而亡矣。亡時，汗血淋漓，脫陽於驛車中，懷中猶抱一優，優即攫其珊瑚朝珠而去。

###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樵

伶人金德輝工度曲，曾供奉景山，以老病乞退。粗通翰墨，喜從文人游。一日，請於丹徒嚴問樵太史保鏞曰：「予老矣，業又賤，他無所願，願從公乞一言，繼柳敬亭、蘇崑生後足矣。」嚴感其意，為書一聯云：「我亦戲場人，世味直同雞棄肋；卿將狎客老，名心還想豹留皮。」

### 程長庚獨叫天

程長庚，字玉山，安徽灑山人，咸、同以來號為伶聖。初，嘉、道間，長庚與荀估都下，其舅氏為伶，心好之，登臺演劇，未工也，座客笑之。長庚大恥，鍵戶坐特室，三年不聲。一日，某貴人大譙，王公大臣咸列座，用《昭關》劇試諸伶。長庚忽出為伍胥，冠劍雄豪，音節慷慨，奇俠之氣，千載若神。座客數百人皆大驚起立，狂叫動天。主人大喜，遍之客已，復手巨觥為長庚壽，呼曰叫天，於是叫天之名徧都下。王公大臣有譙樂，長庚或不至，則舉座索然。然性獨矜嚴，雅不喜狂叫，嘗曰：「吾曲豪，無待喝彩，狂叫奚為！聲繁，則音節無能入；四座寂，吾乃獨叫天耳。」客或喜而呼，則徑去。於是王公大臣見其出，舉座肅然。天子詫其名，召入內廷，領供奉，授品官。長庚亦面奏毋喝采，且曰：「上呼則奴止，勿罪也。」上大笑，許之。終其身數十年，出則無敢呼者，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。

長庚既以善皮黃名於京師，三慶班乃延之主班事。班人呼主者為老班，長庚名德才藝，並時無兩，無論何班，皆呼之為大老班。京師伶界，設機關於岳忠武廟，謂之精忠廟會，有公守條件，違者議罰，例以老成人掌之。長庚為眾所仰，掌之終身，人皆呼以大老班，亦以此故。士大夫雅好其劇，更貴其品，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矣。

長庚專唱生戲，聲調絕高。其時純用徽音，花腔尚少，登臺一奏，響徹雲霄。雖無花腔，而充耳饜心，必人人如其意而去，轉覺花腔拗折為可厭。其唱以慢板二黃為最勝。生平不喜唱《二進宮》，最得意者為《樊城》、《長亭》、《昭關》、《魚藏劍》數戲。又善唱紅淨，若《戰長沙》、《華容道》之類，均極出名，尤以《昭關》一劇為最工。後人併力為之，終不能至，故此劇幾虛懸一格，成為皮黃中之陽春白雪。長庚本工崑曲，故於唱法字法，講求絕精，人皆奉之為圭臬。

長庚日課甚嚴，其在中年，到班時刻，不差寸晷。每張報將演某劇，至期，風雨必演。日取車資，【京伶無包銀之說，每日唱後但取車錢而去。】不過京錢四五百而止。

長庚唱不擇人，調可任意高下，必就人之所能。而每一發聲，則與之配戲者，往往自忘其所演，專注耳以盡其妙，臺下人笑之，不覺也。傳者謂當演《草船借箭》時，樂工或停奏癡聽，忘其所以，固無論其他矣。

長庚與小生徐小香善。小香積資頗豐，屢欲輟業，苦留之。一日，小香不辭而別，逕返蘇州。長庚知之，即謁其親貴，託其函致蘇撫，押解小香回京。小香至，長庚謂之曰：「汝既受包銀，何得私遁？促汝來者，整頓班規耳，豈果非汝不可耶？不煩汝唱，請汝聽戲可也。」自是，長庚每日除老生戲外，必多排一小生戲。凡小香所能者，長庚無不能之。小香愧服，自是仍入三慶。

長庚晚歲上臺，須人扶挽，而喉音仍清亮如昔。一日，演《天水關》，唱「先帝爺白帝城」句時，適嗽，白字音彷彿拍字。次日，都人轟傳其又出新聲，凡唱此戲者，莫不效之。

有以長庚晚年登臺而諷之曰：「君衣食豐足，何尚樂此不疲？」則曰：「某自入主三慶以來，於茲數十年，支持至今，亦非易易。且同人依某為生活者，正不乏人，三慶散，則此輩謀食艱難矣。」及楊月樓入京，見之，歎曰：「此子足繼吾主三慶。」極力羅致之，卒以三慶屬月樓，謂之曰：「汝必始終其事，以竟吾老，庶不負吾賞識也。」故月樓亦終於三慶。月樓歿，諸伶復支持年餘，始解散。

長庚晚歲不常演唱，而三慶部人材寥落，故每日座客僅百餘人，班主至萬不得已時，走告之曰：「將斷炊矣，老班不出，如眾人何！」於是詔之曰：「明日帖某戲，後日帖某戲。」紅單一出，舉國若狂，園中至無立足地。然往往不唱，必為此者三四次，始一登臺。久之，群知其慣技，亦不上座，必三四次，方往觀。一日，又帖一戲。及到園，坐客仍百餘人，甚甚，自立臺上，顧坐客而言曰：「某雖薄有微名，每奏技，客必滿坐，然此輩不過慕程長庚三字名而來耳。若諸君之日必惠臨，方為吾之真知音者。今當竭盡微長，博諸君歡，以酬平日相知之雅。願演二戲，戲目並由諸公指定可也。」坐客因共商定二戲，長庚無難色。次日，凡有戲癖者知之，莫不懷喪萬狀。自後程又帖戲，群往聽，程仍不到。或到園，僅在簾內略一露面，及曲終，仍不見。蓋窺見人多，即曰：「此輩非真知戲者。」不顧而去。自此或唱或不唱，人無從測之。有時明知其不登臺，然仍不敢不往也。

梨園俗例，扮關羽者，塗面則不衣綠袍，衣綠袍則不塗面。而長庚獨不然，以胭脂勻面，出場時，自具一種威武嚴肅之概，不似近人所演之桀驁也。

長庚晚歲頗擁巨貲，一日，忽析產為二，以一與長子，命其攜眷出京，寄籍於正定，事耕讀；次子居京，仍習梨園業。人問其故，則曰：「余家世本清白，以貧故，執此賤業。近幸略有積蓄，子孫有噉飯處，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，以繼書香也。惟余去都，無人不知，若後人盡使讀書，設能上進，人反易於覺察，是求榮反辱矣。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，庶不露痕跡。且伶雖賤業，余實由此起家，一旦背之，亦覺忘本。」光緒辛卯，其孫已食廩餼，次子以無嗓音，為月樓鼓手。孫長兒為武生，執業於楊全之門，所演《八大鎗》、《探莊》諸戲絕佳，時年僅十六耳。

### 爐臺子為程長庚配角

程長庚性傲，而獨禮重讀書人。有爐臺子者，盧姓，因喜漁男色，人以其姓盧而呼之。或云為安徽舉人，流落京師。其人夙有戲癖，尤崇拜長庚，日必至劇場，聆其戲，久之遂識長庚。長庚詢得其狀，頗憐之，遂留至寓中，供其衣食。爐亦以功名坎坷，無志上進，願廁身伶界。長庚復為之延譽，凡演戲，非爐為配角不唱，爐因是得有噉飯地矣。

爐之唱工平正，長於做工，演《盜宗卷》、《瓊林宴》等劇，容色神肖，臺步靈捷，能人之所不能，故亦有聲於伶界。至光緒中葉而衰老，喉涸無音。唱時僅及調底，且痰閉氣短，多為斷續，方能終調，猶時為巧腔曼聲，聊以示意。都人重牌號，每唱，猶必以喝彩報之，實則廢灶無煙，生氣久盡矣。

爐善排戲，三慶部所演全本《三國志》，由馬跳檀溪起，多出爐之手筆，詞句關目，均有可觀，雖他伶演之，亦能體貼入微，栩栩欲活，故一時有活張飛、【錢寶峰】活曹操、【黃潤甫】活周瑜【徐小香】之號。孔明一角，爐則自去。長庚歿，爐仍在三慶，誓不他往，自謂非遇長庚，久遼倒而死矣。

### 楊月樓扮猴子

楊月樓，安徽懷寧籍，自稱順天，非也。少時鬻於張二奎家，習武生，兼習鬚生。甫登場，名即噪。後為蔣某以千金贖之去。蔣有姊，適林氏，其夫方握浙藩篆，苦無嗣，言於蔣，欲以月樓充假子，蔣諾之，月樓遂之浙。咸豐粵寇之亂，浙圍急，林棄城，遁入雲栖，乃披薙為僧。寇既平，月樓奉義母至上海，隸劉維忠所設之新丹桂茶園，以所入供養膳。如是者約數年。已而卒，月樓馳書告蔣，蔣持其喪歸湖北。月樓旅居上海既久，漸習輕浮，其演劇，時效世俗所調釣蚌珠故事，雖豐軀幹，而面瑩潔，每著胭脂，帶兩桃花，無斯豔麗，以故婦女皆趨之若鶩。

武生為武劇之主腦，其人必神采奕奕，而又長於技擊，熟於臺步，嫻於金鼓節拍，乃始盡善，若更能唱，斯第一人矣。月樓獨能兼此數者之長。人稱之曰楊猴子。演《西遊記》悟空，必以武生繪面為之，或竟有不繪面者，此角以超距靈捷、舞棒圓熟為工。月樓本善武生，扮相絕佳，而技擊、臺步、身段、打把，又靡不精。每扮悟空，如《芭蕉扇》、《五花洞》、《蟠桃會》、《金錢豹》等劇，皆靈活如猴，有出入風雲之概，故以猴子見稱。且武生最重在脛，無論猿超鶴立，必腳踏實地，毫不傾佐，方為能手。

月樓工力甚至，舒轉自如，且力大於身，雖長劇如《長坂坡》，身在重圍，七進七出，備諸牌調、架式，而始終不汗不喘，一絲不走，恢恢乎遊刃有餘，而又喉寬善唱，腔調兼勝。其子曰小楊月樓，頗得家法，扮武生，亦精悍絕倫。惟面色微紺，輝麗不逮老鳳，喉音之堅實洪敞，亦若稍遜。惟兩脛熟練，動止合節，穩重不跛，固猶能繼武也。

###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

汪桂芬，徽人，伶界世家也，以額廣，人以大頭呼之。幼習戲，無異常童。□五後，倒倉閉音，不復能唱。習胡琴，能工，初僅為常伶之琴師，後以音調見賞於程長庚，乃為長庚技手，久隨不去。凡唱，必恃琴善和，乃益發音，且轉折間可節力，小有偷減，腔中換氣，琴如其調，貫而注之，人不覺也。若琴與唱左，則唱者非惟罔所假力，且牽而謬焉。能久隨者，其人聲調，耳熟能詳，某劇作某調，某段應某腔，得手應心，事誠兩便。從長庚久，於其所能者，無不能於手，然固未嘗擬以喉也。

長庚死，桂芬殊無聊，為人言長庚聲調。人謂君何不自為，曰：「我喉久閉，不能也。」強試之，殊高，遂勸其登臺。自詆曰：「我未冠先音，今乃未失耶？」惟初用微狹，臺步本夙習，因試唱老旦，人疑長庚復生。初登臺，即聲譽翕然，乃自壯曰：「唱不過爾爾，吾苟知者，為之久矣。」至是，乃肆力於唱。唱日進，喉亦日佳，雖不甚宏，而中聲自足，又甚精銳，名遂大起。

桂芬在京，孝欽後擬傳入演劇，太監代奏其已蓄髮為道士，不敢來。孝欽謂可剃髮進內當差。太監遂授意於桂芬，乃剃髮登場，演《舉鼎》、《昭關》等戲，孝欽大喜，並嘉其削髮之誠，賞給五品頭銜，以示優異。於是相傳汪大頭奉旨剃頭，欽賞五品頂戴。

桂芬晚年至上海，上海女閩繁盛，樂此不疲，日夜無休息，不恆執其業，而其喉固不衰。光緒庚子復入京，人以其老而不久於世，益相傾重。時妻子皆死，削髮作外家裝，忽往忽來，居無恆所。與南妓林桂生狎，每至，同游者鬪之唱，無或諉，嘗自午至夕，屢唱不停，且得意引吭，尤多佳韻。後數年，卒以醇酒婦人病瘵死，徽調遂絕。

### 孫菊仙為老鄉親

孫菊仙，天津人，津中呼為老鄉親者是也。初為商，以喉佳，雅好唱，在津為票友，即有聲。及入都，盡聆當時諸名家之唱，試之以喉，罔不利，乃入四喜班，為巨角，唱壓胄子劇。與汪桂芬、譚鑫培鼎足而三，各有至處。其喉寬窄高下，攸往咸宜，尖腔嘎調，不經意而自出。尤難在每唱煞尾，傾喉一放，如雷入地宮，殷殷不絕，世謂之曰孫調。其調大抵寬宏處多，花腔不甚用，以簡老痛快勝，而唱時亦自有花尖各腔。惟效之者專就重濁短禿處求之，轟轟突突，實如連放花礮，不成聲調矣。

菊仙不善臺步，而體魁梧，背微偻，拱手闊步，自近大方。扮方巾鶴髦員外一流，最為閒適，得山林氣。其初入班，於讀字法略欠講求，後亦日進，如演《滙池會》，扮蘭相如，其說白乾板珠字，【此四字為戲家緊要名詞。】沈著痛快，得未曾有。有時好作遊戲，如光緒癸巳夏，演《硃砂痣》，時忽雨雹，至吳相公賣子歸，倒攜兩具，即以途中遇雹為問。雹字北音讀如包，乃以南音讀之曰白，闔座叫絕，是亦不獨以唱勝矣。

### 譚鑫培為伶界大王

譚鑫培，鄂人。其父某唱武老生，長於技擊，喉音狹而亢。南方有鳥曰叫天，其音哀以戾，鑫培之父音近之，人呼之為叫天，因而及於鑫培，遂以小叫天稱之。初學老生，未幾，喉敗不能任，乃改武生，以技名於近畿。中年還都，喉復出，仍唱老生。由于【于三勝派。】派而變通之，融會之，苦心孤詣，加之以揣摩，越數年而聲譽鵲起。其唱以神韻勝。本工崑曲，故讀字無訛；又為鄂人，故漢調為近，標新領異，巍然大家。他人襲其一二餘音，即以善歌自命。其實神化於此，唱無定法，初不著力，至筋節處，慢轉輕揚，或陡用尖腔，或偶一洪放，清醇流利，餘音繞梁，蓋全在吞吐急徐處著意。故乍聞似亦平平，及應變出奇，人直不知為聲何以能至於此。其於舊本劇詞支離過甚者，輒求通人改削，字不協律，復以己意定之，故其戲文，與常伶迥異。至於運喉弄調，瀟灑不群，如唱《碰碑》，正調已佳，反調更勝，字音清利，韻調悠揚，愈唱愈高，遞轉遞緊，揚之則九天之上，抑之則九淵之下，喉之任用，直如意珠，而且憔悴之容，剛烈之氣，又時時見於眉宇。為劇至此，可歎觀止，宜其有伶界大王之號也。

譚在京師三慶園時，其唱工復取法於馮瑞祥，惟習焉不精，與張毓庭相髣髴。後因程長庚責其為小家派，遂發奮自雄，極力改正，就程、于、馮三人之所長，取精用宏，合而為一，乃始不同於凡俗。

譚嘗奉召入內廷，使為內務府小伶工之教習，時有恩賞，遂有稱之為譚貝勒者。

譚與汪桂芬齊名，聲價絕高。汪性頗劣，往往受人重聘，而延不登臺，屢以此涉訟。譚亦高自位置，班中每日演戲外，如有堂會戲，須其登臺者，每齣須五□金，尚須主者夙與聯絡，方演兩齣。人於延請時，若不得當，則必往求其妻及其長子，且須別有賂遺，故即賞金亦不止五□兩也。

都人喜譚之唱，殆有奇癖。中和園號為譚所開，時有署譚名於戲招而不上臺者，顧人終不以其失信之故，而下次為之減少。且有謂若譚死，願以身殉者，亦可謂奇矣。或諷譚絕人太甚，譚曰：「君殊不解事，使吾聞召即至，人將賤視我，與常優等。且東呼西喚，奔命不遑，孰若示人以不可近，使人俯而就我之為愈也。質言之，此等歌曲，實亦何足聽，若日聒於人耳，人且唾棄之，不暇，故與其隨人以招厭，無寧自高以取重也。」

都中江蘇會館團拜，名伶麇集，譚獨抗傳不到。時吳江殷李堯方掌山東道御史，拘譚至，繫諸廳事以辱之，待演劇既畢，方釋之去。後此逢會館戲，聞命即赴，不敢或違矣。

譚與人語，好引劇場中之故實為談資，又好效人腔調以供嗤點。光緒某年南下，渡海時，舟中時時效孫菊仙或楊月樓，酷摹其狀，一時觀者，咸軒渠不已。

王福壽，南府之三□年老供奉也，於伶界鮮所許可，謂當今之世，僅有個半人，個自謂，半則譚也。

譚面瘦削，而一經扮裝，則精采奕奕，兩目尤神。居常嗜阿芙蓉，臨場非二人攜具，更迭料量不可。每日睡起必在夕陽以後，飲食居處，奢侈無度。有妻有妾，有子有媳有孫，歲進不為不多，而恆患不足。其子均不肖，不能繼業。仲唱旦，每與之同演《慶頂珠》，作漁家裝，扮蕭恩女，以真父子為父女，人樂道之。餘或唱武旦，或唱武生，輕裘肥馬，類五陵豪。每出，輿從相隨，酒肆茶樓間，群焉尊以爺稱，儼然貴游子弟矣。

昔時各班歷轉諸園，四日一易。譚雖慵憊，而四日中少必兩至，至時雖遲，亦必酉末戌初，無過晏者。其後愈延愈久，成為慣例，往往日戲至亥初始登。座客忍飢，電燈待熾，人人暫墮黑暗餓鬼道，而終無一人不待而去者。宣統初元，國喪過音已久。及開禁，譚有登場消息，人人奔走相告，甚或輾轉屬其戚黨，預以期告，為據地計，直若景星慶雲之一現者。一日，演《天雷報》，時已夜九時後，慷慨激昂，千人髮指，並肩累足，園中直無容人行動之餘地。至叟觸壁死後，譚已入場，座客久飢，俟其唱畢應散，後臺逆知人意，故於後半全不扮演。詎譚指說時許，人已入神，視臺上之張繼保，如人人公敵，非坐視其伏天誅，憤不能洩，故竟不去。諸伶草草終劇，乃相率出門。

### 張二奎工於做

張二奎，徽人。善徵調，唱不奇而工於做，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，其流裔也。不貴花腔，喉音近乾，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為貴。乾腔者，簡老無枝、枯直不潤之謂也。

### 于三勝為老生中之不祧祖

于三勝，鄂人，老生中之不祧祖也。其唱以花腔著名，融會徽、漢之音，加以崑、滄之調，抑揚轉折，推陳出新。其唱以西皮為最佳，《探母》、《藏劍》、《捉放》、《罵曹》，皆並時無兩。而二黃反調，亦由其剏製者為多，如今所盛傳之《李陵碑》、《牧羊圈》、《烏盆計》諸劇，皆是也。且知書，口才甚雋，能隨地選詞，滔滔不絕。惟擇配以嚴，若與旦配，非喜祿登臺，必不肯唱，寧舍車資而去，從無強而可者。一日，唱《坐宮盜令》，喜應扮公主，已出場，適喜以事遲至，前後場汗下如雨，三返與

商，易人作配，卒不可，然願久唱以待。不得已，亦姑聽之。及開板，唱楊延輝坐宮院一段，舊本有「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；我好比失水魚，困在沙灘；我好比中秋月，烏雲遮掩；我好比東流水，一去不還」四句，于隨口編唱，連唱我好比至七□四句之多。後臺使人要喜至，草草裝束，抱兒而待，于方合眸緩唱，其興猶未艾也。知喜至，乃以常詞終。時歷數□分鐘，使者往返七八里，固猶未誤。座客含笑靜聽，知其有待，以愛其唱，亦姑忍之。後有問之者曰：「設再延不至，將奈何？」則曰：「我試以八□句為度，若仍未至，可以說白歷敘天波家世，雖竟日可也。」

三勝善詠諧，能望文生訓，即景生情。舊時臺規至嚴，諸名宿之臺步、身段、場面、說白，從不偶誤。一日，扮一君主，鑾衛出場，例有內官四人執戟前導，入場，分半而左右立。適其人荒莽，前一隊已分立，後隊竟誤投一方，成左三右一之式。三勝出，顧而怒，視以目，不覺，不得已，乃於唱引後，忽增唱搖板云：「這壁一個那壁三，【京音讀曰撒平聲，在花麻韻。】還須孤王把他拉。」唱畢，牽其一以右之。臺上下均闕然失笑，不可仰視，其人亦慚沮自笑，逡巡去。場規本不應妄增，非謔劇不應打諢，惟重其名，又樂其敏，故觀者不以為侮，反群起而譽之。

### 陳彩林傾倒一時

同、光間，上海有名伶陳彩林者，隸金桂園。其初居京師勝春奎班，班為內監某所蓄。時彩林尚髫齡，以不赴某侍御召，侍御銜之，因劾宦官不得私蓄梨園，上聽其言。班散而彩林遂至海上，登場四顧，傾倒一時。

###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

許蔭棠為票友出身之鬚生，歌喉以寬宏厚實見長，宜於富麗堂皇之劇，尤以王帽著。每句拖音嫋嫋，歷久不絕，所以示其能力有餘也。惟所演之戲不多，有許八齣之號。在光緒中葉，負盛名，與譚鑫培、孫菊仙、汪笑儂埒，稱許老板。每劇畢出園，恆有多人圍繞，蓋以得瞻顏色為幸也。

### 賈洪林痛詆端剛趙董

賈洪林，小字狗兒，受業於張勝奎，故一切規模有酷似孫春恆處。又為譚鑫培之私淑弟子，嘗與劉永春、羅百歲合演全本《烏盆記》，即摹譚派也。為人豪邁不羈，光緒庚子，拳匪肇事，孝欽后與德宗西狩。一日，在天和館演《罵曹》，以時事改為白文，痛詆端、剛、趙、董輩，慷慨悲憤，不可一世，觀者為之聲淚俱墮。

### 黃三演罵曹被杖

黃三演奸雄之劇最肖，嘗供奉內廷，與譚鑫培同演《罵曹》。黃演至修書黃祖一節，孝欽后遽傳旨笞杖。杖畢，厚賞之，曰：「此伶扮奸雄太肖，不得不杖。而演劇如此聰明，又不得不賞。」

### 謝寶雲為名角之配

謝寶雲，幼名昭兒，演鬚生，《金水橋》、《二進宮》均著名。其發音蒼秀而高寒，倒板亢而圓，劉鴻升、譚鑫培皆遠不及，如文家善用逆筆，雲垂海立，石破天驚，行腔之陡峻，並世無第二人也。然挾此異術，僅為名角之配以餬口，亦可傷矣。

### 時慧寶有父風

時慧寶，吳人。父琴香，同治時，以善崑曲知名於時，並善徽調，與鄭秀蘭同師，皆有聲望。琴香尤善於酬酢，曾在某園演《趕三關》，皖人御史徐某置酒於臺欄上，以戲劇為下酒物，而琴香遽浮一大白，同觀者為之絕倒。慧寶長，有父風。父歿，家中落，綺春堂舊居之在朱茅胡同者，鬻於人矣。或謂之，慧寶憤然曰：「父析薪，子不克負荷，非丈夫也。」遂殫心竭慮，專習鬚生，所演如《法門寺》、《上天臺》等齣，聞者無不謂其音節蒼涼，一空凡響也。

慧寶平居安貧自得，酷嗜翰墨，於名人碑帖，雖重值，必稱貸以購。尤喜大小篆，每日折紙為範，作數百字，然後治他事。

### 汪笑儂演新劇

舊劇伶人，編演新劇最早者，厥惟汪笑儂。笑儂，名儂，字冷笑，亦字仰天，富有思想，兼善詞章，唱做之佳，猶餘事也。所編《黨人碑》一劇，乃採《六如亭說部》東坡逸事，略加附會，暗刺政府，而科白關目，亦能鼓舞觀者興趣。如在酒樓獨歎時，酒保誤蔡京為菜心，司馬光為絲瓜湯，謂蘇東坡有三弟，曰西坡、南坡、北坡，東扯西拉，詼諧有趣。至題詩一段，高唱「連天烽火太倉皇，幾個男兒死戰場。北望故鄉看不見，低聲私唱小秦王。長安歸去已無家，瑟瑟西風吹黯沙。豎子安知亡國痛，喃喃猶唱後庭花」，腔調抑揚，不襲皮黃陳套。花字由低而高，延長至二□餘音，宛轉自如，尤為難得。在專制政府之下，笑儂竟能排演革命戲，膽固壯，心亦苦矣。

宣統末，劉永春與汪笑儂均在濟南演劇，劉隸鵲華居，汪隸富貴茶園，以營業競爭，漸成仇敵。汪尚有涵養，劉則逢人便罵，輒曰：「汪笑儂何能唱戲！」一日，值某會館堂會戲，主者以二人皆負盛名，強令合演《捉放》，劉去曹操，出場唱「八月中秋桂花香」句，改「香」字為「開」字。唱罷，目視汪，汪應聲曰：「棄官拋印隨他來。」座客咸以汪之才思敏捷，歎賞久之。劉自是誓不與汪合演，而罵如故。

笑儂所演之劇，皆自撰，即演舊有之戲，穿場唱白，亦與常伶不同。其演《斬馬謖》一劇，城樓一段正板、西皮及二六，一字一句，自出心裁，而不離《出師表》之大旨。入後，聞馬謖失守街亭，白云：「當年先帝在白帝城託孤之時，曾對山人言講，馬謖為人言過其實，不可重用。山人以平南之役，馬謖有攻心為上之論，頗曉兵機，故每畀以重任，不想今日失了街亭。如此看來，知人之明，不如先帝多矣」云云。此等念白，斷非俗伶所能夢想及之者也。

### 陸小香為小生巨擘

小生之難，難於小旦，以腔與旦等，而須雜用寬喉，又戲兼武功者多，做工科諢，亦所在多有，故曠世得人無幾。此中巨擘，識與不識，咸推陸小香。小香南人，為崑曲小生，亦善徽調，喉音與旦絕不相蒙，天然寬潤，是雄非雌，特與老生之過洪有別，一聞而即知為小生，與以旦唱充數者迥然不類。其工力至深，崑曲臺步，日必按折遞演以為常。且室懸巨鏡，日必作周瑜裝，臨鏡自照，凡一嘖一笑，必揣摩《三國演義》中之意義，達之於容，喜怒藏奸，必備一種少年英雄好勝卞急之態。且常伶冠插雉尾，往往掃眉盪口，左右不適於用，甚或動而墜地。小香於雉尾用力頗勤，每一低頭，則其上作左右轉，盤旋上矗，如雙塔凌空，且不露挺頸努力之狀。縱有極力摹之者，亦僅能互逐並旋，欲左俱左，欲右俱右，絕無天東去而日西來，各為軌道，如扶搖羊角之相對而舞者也。

### 德珺如由旦改生

德珺如為穆彰阿之孫，酷好唱旦，家人不能禁，監守之，輒逸去。初本客串，稱為德處。以不謹故，銷除旗檔。後無所得食，乃遂入班為優矣。其唱喉音絕佳，高響圓潤，無一不備，腔亦純熟。未幾改小生，頗能以意出奇。惟唱時故為吐茹，喉際含蓄太過，多斷續哽咽之音，肆意急徐，無復規律，用喉如哨，論者比之唱灤州影戲也。

### 俞菊笙為武生中鐵漢

俞菊笙者，武生中之鐵漢，性躁急，故以俞毛包見稱。毛包者，都人稱性暴之謂也。精悍無倫，力亦絕大。其演劇，出門上馬，盛氣如虹，勇猛精神，溢於眉宇。至唱時，凡樂工、前場、配腳等，小有不合，則以氣相凌，無絲毫之假借容忍。其登場演劇，同列咸有戒心，而裂冠擲帶、拍案頓足【樂工不能依節和奏，唱者對之頓足即為痛置。其勢愈重者，則置亦愈深，與面辱人尊親無異。】之事，仍靡日靡有。且胸挺眉豎，時時若有餘怒，故無論唱者、觀者，皆以毛包呼之，轉有不知俞菊笙三字為其姓名者。其唱以《挑華車》一劇為最得手。此劇場面身段，至為繁重，愈後愈緊，叱咤生風。他人不待終劇，精力已疲，惟菊笙舉重若輕，無懈可擊，至揮舞緊急時，則如電閃風馳，直使人目迷神駭，旋歌【唱牌子。】旋舞，真能品也。

### 張八□、張長保劇半入場

武生不尚翻轉，專講氣度及刀劍能事。有八□、長保者，皆姓張，長於技擊，無論短衣盔靠，往往劇半入場，專以往來對敵、揮舞捷密取勝。兵將多人，遞出奏技，而兩人僅倚劍左肩，於從容大雅中，作一足之飛旋而止，【戲中謂之打飛腳，以聲響而距高者為上。】衣髮不亂，氣宇雍容，不似時流之猥犬其身，與下把同其起伏，失大將體也。長保且善扮悟空，長於超躍，並工崑曲，凡武場各種牌調，靡不能之。【武揚牌調最多。】八□體肥，不尚柔術，惟臺風偉麗，又揮劍戟如風，每出不過一二場，觀者已心滿意足矣。

#### 尚和玉有真能力

尚和玉，寶坻人，確有真能力之武生也。一步一躍，一擊一刺，皆具有尺寸，妙合音節。或獨立如夔，或平翻似燕，從容穩練，絕無努力喫重之痕，不偏不陂，適可而止。每唱《拿高登》、《金錢豹》等劇，伶人均往竊視，察其舞弄作何花式，臺步作何尺度，急徐間若何與金鼓相應。蓋以其學力深至，悉具老成典型，固非後生專恃質敏力裕猝欲學步者所能也。有時繪面演《四平山》，扮李玄霸，其雙錘在手，重若千鈞，轉動有時，低揚有節。每擡足，則靴見其底，【戲中謂之亮靴底，非足擡平不見。】每止舞，則樂終其聲。【戲中謂之傢伙眼。】且盔靠在身，略無紊亂，平翻陡轉，全符節拍。未事時不形匆遽，已過後直若無事。然種種藝能，多出於崑曲中牌場舊式，而從心化之，用得其當，固不獨以一劇一藝顯也。

#### 張占福獷悍矯捷

張占福，即張黑，為開口跳，獷悍矯捷，其演《漢銀壺》、《九義□八俠》、《大蓮花》、《銅網陣》，殊有江湖豪俠氣概。

#### 生旦演劇被斬

光緒中葉，方照軒軍門曜，威震粵中，有謂其過嚴者。其鎮潮州時，嘗觀劇。粵劇向多男女雜演者，適某優夫婦飾生旦，同演一淫戲，備極猥狎。方叱下，即於戲臺前斬之。

#### 朱四芬柔情綽態

道光時，京師有蘇旦朱四芬者，年□四，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并稱第一花。以劉長一歲，人又呼朱為亞紅。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，狎之，一日，開筵宴客，令朱佐觴，柔情綽態，四座&~BURRS;貽。命歌《藏舟》劇《小坡羊》一曲，此曲本哀感者，其起句為「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」，朱慮聽者不歡，櫻喉乍啟，一笑嫣然。客有袁周郎癖者，乃口占一絕調之曰：「看花燈下愛花明，花為人看花有情。粉面春風年□四，樽前笑唱淚盈盈。」朱曰：「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？」因又唱《跌包》劇《紅衫兒》一曲，嫩喉淒涼，神色慘至，合座傾聽，不覺泣下，倪至挽其頸令勿再唱，而客亦傾倒備至矣。

#### 旺兒為花旦

同治初，京伶旺兒為茶寮中捧盤童子，面白皙，性儇巧，遂為好事者憊憑入鞠部，為花旦，振動一時，趨之者如蟻附羶。其唱，以黃腔為最工，惟步武不中繩尺，蓋未從師之故也。

#### 張三福性坦易

蘇州張三福，字梅生，同治初之京伶也，所居曰月新堂。性坦易，貌姣好，而眉黛間常若有恨色。演《刺虎》最工，亦以其愁眉雙蹙相稱也。頗解作字，淨几明窗，雜陳古帖，兼之魚盞花餅，殊覺別饒清趣。

#### 夏天喜長身玉立

夏天喜，字秋芙，揚州人，同治初之京伶也。長身玉立，回眸一笑，觀者愴怳不能自持。王藥仙與天喜美豔相匹，藥仙固是好女，天喜則近於蕩姬矣。蘇長公謂食河豚值得一死，蘿摩庵老人謂天喜儻是女子，為我作妾，亦值得一死也。所居曰裕德堂。或贈以楹帖曰：「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」

#### 杜蝶雲為生末淨

杜蝶雲，蘇州人，同治時之京伶也。所居曰玉樹堂。初扮旦，後則生、末、淨恣意為之。偶飾吐火判官，觀者譁訝，蓋聰穎人也。

#### 沈芷秋舉止灑落

沈芷秋，蘇州人，同治時之京伶也，所居曰麗華堂。舉止灑落，矯矯不群。工崑曲，靜細沈著，不作浮響，每一轉喉，座客肅聽，無復喧呶。一聲初動物皆靜，四座無言星欲稀，蓋芷秋之度曲，有琴理焉。其在春華堂時，齒方稚，時有中書舍人吳某悅之，欲購為侍史，力不能致，竟吞生鴉片以死。

#### 周稚雲質麗神清

周翠琴，字稚雲，蘇州人，同治時之京伶也。質麗神清，有藐姑仙人之目。未久告昃，知與不知，莫不嗟惋，有以聯轡之者曰：「生在百花前，萬紫千紅齊俯首；春歸三月暮，人間天上總銷魂。」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，而其卒也正當春盡耳。

#### 朱蓮芬為潘文勤所眷

潘文勤公少年鼎貴，悅歌童朱蓮芬而眷之，故其所作之詞多詠蓮華，託興綿邈。蓮芬子幼芬，風貌亦楚楚可人，唱青衫子，雖平平，而舉止嫺雅，猶是承平故態也。

#### 侯俊山顧盼自喜

侯俊山，即老□三旦，張家口人，同、光間在京聲震一時，穆宗殊愛之。同治某科鄉試，御擬試題「君子坦蕩蕩」，即隱□三旦。「坦」字為「□」為「一」為「旦」，「蕩蕩」則含有兩「旦」字之音，合之為□三旦也。其《八大錘》舞雙鎗，五花八門，到底不懈，顧盼自喜，遊刃有餘。蓋以秦腔花旦而兼武生，為楊小樓所不及也。

#### 田桂鳳負盛名

京伶之貼中巨子曰田桂鳳者，負盛名，每唱，則舉國若狂，奔走恐後。貌清麗，微削，兩睛略露兇光，為美中不足。其扮戲，以閨門有情致者為妙，如《拾玉鐲》《鴻鸞喜》是也。

田善裝束，每登場，必有數人伺應之，梳髮者，貼花者，著衣者，夏則揮扇者，冬則持爐者。且篤嗜阿芙蓉，臨演，非二人更迭裝置不可。其妙在身材婀娜，穠纖修短，雅近婦人，而冠服釵鈿又至精絕華，蓋皆自出心裁，製從新式，故益動人目。扮時一釵一髮，加意安排，鬢若刀裁，眉經新畫，衣裙合度，珠翠盈頭，於一容字，備極工細。故好之者眾，雖姍姍遲至，眾頗耐之。

田性驕，向例末劇皆演胄子，後則有老生作殿者，貼則僅在中劇。自田出，而貼乃為後勁焉。其睡起最遲，雖夏日，亦及暮。光緒癸巳、壬辰之際，與譚鑫培同主春臺部，故多與之配戲。譚到已晏，而有時猶須待田。及劇止場終，往往柳梢月上矣。田以多得貴人眷，頗致富。

#### 楊桂雲善扮貼

楊桂雲，字朵仙，體胖，善扮貼。面橫闊，多酒肉氣，喉帶北鄙殺伐之音，半啞而近豺，故長於作潑悍劇。最佳者，如《雙釘計》，如《送盒子》，如《馬四遠開茶館》，其猛如雌虎，極刁刁兇淫之致。而又詞鋒鑿鑿，層出不窮，他人為之，無狂厲至此者。次則如《殺皮》、《□二紅》、《南通州》等劇，凡謀夫害子為淫婦而具兇悍性者，舉能效之。善哭善笑，面備春秋兩氣，見所歡，惟恐不盡其歡，見所惡，惟恐不恣其惡，頑婦情態，描摹入細。且每至主兇時，心亦似餒，而必強嗔所歡為無丈夫氣，挽袖登牀，抽刀便斷，至此聲色俱厲，喉皆變徵，若惴惴而強以自支也者。及至訟庭對讞，詞勝則上逼官府，詞敗則雜以詼諧，刁狡淫兇，可歎觀止。

#### 胖巧玲工貼劇

胖巧玲，【一作鈴，又作林。】京師人，以貼劇著。體貌厚重，扮相【化妝之後謂之扮相，南人謂之臺風。】不佳，而舌具燦

花，如嚶嚶鶯聲囀於花外，長言短語，妙合自然。如《胭脂虎》中之史鍾玉，《浣花溪》中之任容卿，說白皆駢語雅辭，與尋常科白不類。常伶不諳文義，按圖索驥，如拙童背書，斷續梗塞，文理全失。且又多引古書古語，滿篇之乎也者，讀頓頗難，稍不留心，全無收束。如容卿道白中之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為者亦若是」數句，更為難讀，非略通文義，以精神貫之，殊無可取。巧玲貌雖不麗，而心有靈犀，於諸劇雅詞，不啻若自口出，以此見賞於上流人物，不以環肥而少之。

某邸與巧玲善，其卒也，某往送其喪，而懼人之指摘也，乃便衣步其後，兩僕捧衣冠從焉。某侍郎聞而笑之曰：「此頗似《紅樓夢》中賈寶玉在芙蓉池上祭晴雯時也。」某邸聞之，不以為忤，猶服為雋論。

#### 于紫雲為旦界名宿

于紫雲，鬚生三勝之子也，為旦界名宿。其唱聲柔脆而堅，絕非後輩虛浮一派，去臺遠坐，字音絕清，《彩樓配》、《御碑亭》、《趕三關》、《祭江》、《別宮》、《坐宮盜令》等劇，皆委婉動人。晚年稍近游戲，好演《虹霓關》一劇，效婢子裝，見夫人與伯黨論婚，腹誹眉語，方隻手擎盤茗而出，見之而怒，乃啣杯而指弄其盤，迅急如風，官體並用，喉仍作唱。其唱西皮二六一一段，至「自古常言講得好，最狠狠不過婦女心腸」等句，字字酸心，針針見血，觀者點首太息，深入人心。四□以後，不恆登臺，以常奔走達官貴人之門，能鑑別古器，遂以販鬻古董為業，頗致富。如端忠愍公、楊文敬公，皆常與講論金石、購覓書畫者也。其子小小于三勝，能繩祖武，年□三四，即登臺演《李陵碑》等劇，饒有家風，老輩見之，謂尚不失三勝舊範也。

#### 一汪水為戲中嬰寧

一汪水，京師金店藝徒也。性蕩，好作婦人妝，梨園中人有導之入班者，龍門一登，身價□倍。以目波韶秀，體復清潤，故有一汪水之稱，其姓名不可得而詳也。扮戲專重淫蕩一流，如《賣胭脂》、《戰宛城》以色身示人，備諸褻狀，做工唱工，舉所不講。戲規本以笑場為大忌，水蕩極，故多笑，笑而近美，故人不以為失場，轉樂觀之。凡與配戲者，必以金店為諷。都門金店，皆筮捐納、銓選等事，偶演《得意緣》等劇，生為旦按摩，原本以赴京應舉為講，以水故，輒以到京捐納為言。臺下適有此賈，怒將用武，而水不為辱，亦不還答，每聞妙謔，輒以巾掩口，笑不可仰，倍饒韻致，論者稱之為戲中之嬰寧也。

#### 時小福唱青衣

時小福，吳人，唱青衣，名出于紫雲、常子和上。素與宜興任筱園制軍道鎔善。光緒辛丑，任以山東巡撫陸見入都，與時遇，時已鬢髮滿頰，久不登場，任再三強之，乃為之剃鬚而唱《落花園》一折，酬以三千金，不受。

#### 王瑤卿有名貴氣

王瑤卿少時姿首，不過中人，而有一種名貴氣，盛飾衣冠，儼然貴族。與譚鑫培同供奉內廷，有青衣叫天之號。孝欽后甚眷之，每頒賞，必與譚埒，故頗饒私蓄。

#### 姜妙香擅名一時

姜妙香以青衣小生擅名一時，頗孤介，工繪事。其妻，國色也，至劇場觀劇，為俞五所見，百計奪之，妙香竟不能與爭，遂鬱鬱得咯血疾。乃輟演，杜門不出，一意畫蘭，嘗自題其端，有「幽花只作閉門香」之句。

#### 旦之諸名角

閨門旦須有貞靜氣，當推田桂鳳、王蕙芳，姚佩秋亦差近似。頑笑旦須有潑悍氣，當推楊桂雲及五九。刀馬旦須有富麗氣，【如《反延安》、《馬上緣》、《破洪州》之類為貼劇，非武旦劇也。短衣披氅者方為武旦。】當推楊小朵及蕙芳。粉旦須有淫蕩氣，當推一汪水及桂鳳。此外則專重說白，如《胭脂虎》、《玉玲瓏》、《浣花溪》、《下河南》等劇，固全以長舌取勝之。

#### 五九為張樵野所眷

五九為光緒時京師之美伶，張樵野侍郎蔭桓嬖之甚，嘗招之至家，使改婦人妝，侍左右，日酬以五□金，令家人僕役呼之為少奶奶。久之，亦遂視之為少主婦也。

#### 楊小朵為武子彝所眷

武子彝，滇人。任江西知縣，嘗以解餉入都，暱楊小朵。【桂雲之子。】流連久，囊金罄盡，則為小朵司簿記，小朵呵叱如僕役，子彝安之，怡然若甚樂者。後其同鄉以子彝迷溺玷鄰譽，迫小朵逐之，不得已，回贛，每語人云：「吾平生最愉快者，獨為小朵司會計時耳。」

#### 想九霄屢受辱詈

想九霄即田際雲，色藝兼優，風流籍甚，而屢為士大夫所辱詈，工部郎中龔才傑口角鋒利，偶於會館堂會中，見九霄至筵前請安，輒呼之為兔兒。九霄聞之，反身即去。是日九霄應唱之堂會戲，竟排而未唱。遣人往催，則語來人曰：「想九霄為供奉王爺之人，非爾等窮措大之玩具。」會館中人竟無如之何。未幾，龔竟為御史所劾，去官。文芸閣學士亦以其驕而惡之，嘗詈之為忘八旦，聞者謂此語可為想九霄三字之對。其後竟以弄權納賄，怙惡縱淫，奉旨拿辦，忘八旦三字不意成為考語矣。

#### 寶珊秀美天成

光緒中葉，京伶顏色最麗者，有寶珊，秀美天成，扮《賣餛飩》、《拾玉鐲》等劇，唱做不必甚工，而能使人目注神癡，其麗可想。每出入園市，隨而環視者如蜂屯，如蟻聚。後得故舊提攜，改節讀書，為人記室以終。

#### 朱素雲美秀而文

朱素雲美秀而文，工書善歌。光緒甲申以前，猶未露頭角也。然李幕客侍御慈銘識之於前，樊雲門方伯增祥眷之於後，而尤為陳小亭所暱。小亭，戶部書吏子，家饒於財，暱素雲最早，飲食宴處，悉在其家者□年。素雲性揮霍，皆小亭所供，既竭其藏金，復售屋得三四□萬金以繼之。

#### 謝寶琨放意怠工

謝寶琨唱老旦，喉調尚佳，入內廷供奉，孝欽后聞而賞之，遂膺每劇二金之賜。【內廷賞資有等，以次遞加。】謝以初唱即獲慈資，榮而自驕，放意怠工，唱日以退，甚至有走板失調之弊。再入內廷，遂被逐。

#### 四□花門最多

四□者，京師四喜班有名之武旦也，傳槍轉棒，花門最多，如唱《蟠桃會》、《嘉興府》等劇，或多人互擲齊拋，或一人單轉雙弄，奇而不亂，緊而不乖，金鼓和鳴，使人目炫。拋擲一類，戲中謂之傳傢伙；轉弄一類，戲中謂之撚鞭，非水到渠成者不辦，手目偶疏，便虞閃失，場面一失，全節俱隳矣，而四□獨無之。

#### 余莊兒色藝均備

京師武旦，自四□以後，效顰者多，卒不能至，惟余莊兒技與相埒。莊面整意侈，善歌，且工技擊，矯矯不群，士大夫好與往還，頗負時譽。自編新戲多種，以《□粒金丹》為最。莊扮□三妹，挺然有女丈夫風，奇技俠情，見者心醉。其於傳弄各式，亦精熟圓緊，為武旦中色藝均備之材。光緒朝，供奉內廷，德宗頗賞之。一日，在大內演《□粒金丹》畢，未解妝，德宗召至內殿，攜手顧隆裕后曰：「此子可稱文武全才。」隆裕以其近御坐，大怒，將訴之孝欽后。上懼，乃以莊所佩倭刀為真者，將律以御前持械罪，揮之出，曰：「送刑部。」莊遂賄部吏，報病故，不敢復出，【京中謂之報黑人。】埋頭燕市，近二□年。至宣統時，乃稍稍與人晉接焉。

#### 兩陣風翻轉凌陣

兩陣風，不知何許人，由秦腔改入徽班之武旦也。其柔術精絕，翻轉凌陣，倒行旋舞，種種新式，均非常人所能。與武丑張黑演《賣藝》，各奏所能，皆矯然不落恆逕。

### 何桂山有鐵喉之目

何桂山，即何九，淨之名角，有鐵喉之目。曾與程長庚配戲，長庚亦服之。其喉之高響寬洪，罕與倫比，隨用隨至，從無一時音閉或唱久稍疲者。惟其人為登徒一流，男女色靡不篤好。每日演劇畢，即挾資為冶游，或與同班旦貼之流，相期於南下窪之蘆中以卜晝。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。單者，北人呼衾之謂也。桂山之同單，多至不可紀數，有財則散之，無則取諸其偶，人以其誠直，多樂就之。性又好酒，靡日不醉，酒色戕伐至甚，而喉固不失其佳。至老，其好不衰，而其唱亦不衰，異材也。

桂山之演劇，不落恆蹊，而天性躁急，每日興至則入園，入園即扮演而出，或時已晏而壓胄子不為榮，時或早而頭三齣亦不為辱，持錢而去，每不知所之。

其唱純取中聲，無一字一句不在至響極高之域，雖園廣數畝，樓高數仞，座客仰而靜聽，雖至遠者，亦如覲面促膝，聲聲如在左右，每一放響，誠有貫耳如雷者。惟唱之遲早，難以預定，聞名而來者，午飯稍延，及到園而已去矣。何本崑曲能手，後以樂工配角不備，佳劇亦不能多，惟《鍾馗嫁妹》、《五鬼鬧判》等，為都人所篤嗜。前場隨手及各齣斗虎【戲界謂赤身朱褲，專打勛斗之下把，每戲或四或八者，謂之勛斗虎。】經其教演，尚流傳未絕，且此兩劇皆他人所斷不能為者，桂山死，遂成絕調矣。

### 李牧子為淨界大家

李牧子，京伶淨界中之革命大家也，自李出而黑頭之唱一變。其唱以鼻音正音兼用，花腔最多，峭拔鏗鏘，頗足娛耳，如《天水關》中姜維一段，《御果園》中敬德一段，皆燕市人人所效慕者。然學之不善，輒陷為輕薄子，花腔過多，必至無腔，滑調過多，轉不成調，故自李之後，即謂淨界無人亦無不可。

### 錢寶峰唱做並佳

錢寶峰以鼻音勝，尤能一嘯震人，【劇中謂之哇呀。】直如海浪簸舟，人身為之起落者再，聲巨至此，疑古人嘯旨不外是矣。其唱以兼戲謔者為最佳，正唱如《沙陀國》、《取洛陽》，兼謔者如《白虎帳》【即《斬子》。】中之焦贊，《大名府》中之李逵，《岳家莊》中之牛皋，極魏微嫵媚之長，有阿叔不癡之概。光緒中葉，年已六〇以外，頭童齒豁，猶能發巨響以驚人。淨以繪面為難，其花色極精極細。從前師弟授受，有專譜備載其式，謂之臉譜。寶峰固以繪面見長者，唱做並佳，各藝咸備，亦淨界之名家大家也。

### 金秀山為淨角第一

金秀山，京人，咸、同間在某部為官役。官役者，專伺官吏而司奔走者也。操作之餘，恆引吭高歌，聲若洪鐘。聞者咸驚異之，謂之曰：「若之藝宜可以雄長曲部，睥睨一世，豈懷才而以潦倒終耶？」秀山心動，於是毅然辭役，而師何桂山。藝成，隸嵩祝成班。當是時，有小穆者，名淨角也，銅錘架子，無不擅長，與孫菊仙同隸嵩祝成。秀山親炙其緒餘，益致力於銅錘，其藝乃駸駸乎駕諸名淨而上也。

勝春、同春、四喜先後立，秀山實終始其事。光緒庚子拳亂後，同春蹶而復起，秀山在其中，與譚鑫培偕，論者推為淨角第一。其為劇也，雄壯沈著，端凝渾厚，啞嗚叱咤，四座為之震驚。晚年則蒼勁更甚，凡就聽者，莫不為之神往。

### 小穆用鼻音

小穆，即名淨穆鳳山。黑淨唱腔之用鼻音，小穆實作之俑。蓋以氣弱，遂藉鼻孔出氣以取巧也。將登場，輒先以煙酒、大麥之屬遍餉後臺小角及前臺之看座者，令俟其出臺皆為之喝采。梨園中人之不滿於小穆者，僉謂小穆之享名即由於此。

### 劉鴻聲唱善用氣

劉鴻聲，京師闖闖中人也。以喉佳，能摹擬諸家唱法，人爭譽之。遂入班，唱黑頭，多扞新調，聲名鼎鼎，見重一世。惟酷好酒色，兼容併包，夜無虛夕。積久，體不支，兩脛竟廢，失業貧甚。基庫李某憐之，輿至其家，為之飲食醫藥。期年漸起，久之遂能步，後竟杖而行。未幾大健，復能登臺，惟略跛耳。李年老而慈，於劉有再生恩，劉遂父事之。初出，猶止宿其家，後乃自為室，而仍間日往省，李亦時時顧之，事無大小，多秉命而行。性絕驕，園人不能御，惟李可以強之。每近色，則李之所以防而戒之者嚴，故不至橫逸，其技之進，皆李左右之也。

劉病起，氣較弱，以淨用力多，改唱生，而生唱中仍時時雜以淨，蓋習之久耳。其唱響脆高洪，以善用氣，故能延極長之聲，雖時以太過取譏於人，而音之充滿，究特異於眾也。

### 劉趕三敏於口

京師名丑之以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，前有楊三胖丑，後有劉趕三。趕三敏於口，片語能歡座人，如扮《闖山》中之周鼎，《查關》中之娑羅院，皆盡掃陳言，獨標新諦。扮貼者舌戰少弱，為所窘者不知凡幾矣。

劉於崑曲、徽調皆能之，居常一驢一笠，往來長安市。唱《探親相罵》時，即以驢上臺，驢亦熟諳臺步，不異蕭梁舞馬也。惟詈人太過，往往口給取憎。然性至木強，屢辱不改，肆口傷眾，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屢矣。後以獲罪親貴，頗知悔，漸謹飭。每行，見車有前導者，則鞭驢避道。或喝問之，輒下騎，去頂上所盤髮辮，垂手屈一膝作禮，敬對曰：「小的劉趕三。」其人乃大笑而去。

### 羅百歲為丑界翹楚

羅百歲，京師人，專唱丑角，而唱工特勝，能效汪桂芬、譚鑫培各音，故於丑界為翹楚。說白清利圓穩，有真能力，做工、臺步靡不精到。扮蔣幹，扮賈貴，均為人所難能，而獨唱《拾金》之聲調之佳，合唱《活捉》之臺步之敏，更不可復得，固非以專工俚語，便可作丑也。

羅與秦腔老生□三紅最莫逆。蓋羅初甚窘迫，□三紅與有解衣推食之誼。迨羅聲譽既起，同輩爭與交好，羅輒不為禮。問之，則曰：「□三紅與我不同道，愛我而好我若此，是真知己也。若輩回想前數年待我如何者，可以休矣。」

###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

趙仙舫，名丑也。以隆準故，人以大鼻子呼之。【都中好作此類諧稱，如從前名丑大骨頭之類，奇稱甚多。】齒牙伶俐，語妙如環。光緒庚子以來，海內尚新學，趙頗通文理，專以新名詞見長。每登臺，改良、進化諸名詞，滿口皆是，妙在運用切合，不知者或誤以為東瀛負笈歸也。宣統辛亥以前，病死京師，後遂無繼起者。然滬伶之似此者則較多，固不僅夏月珊、夏月潤、潘月樵諸人已也。

###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

草上飛、張黑，京師武丑之曠世罕有者也，皆捷如猿猴，迅如飛燕，任意翻倒，隨情縱躍。唱《三上甲》時，貫索兩樓之顛，由臺飛跨而上，或往或來，或倒懸，或斜絆，或踞坐其上，或徐步其端，最後以髮掛而口啣之，掣令其身上下，此二人所並能者也。

草上飛不知其姓名，以鯉魚打挺為最奇，平臥於地，初則身高五六尺，次八九尺，再則一丈以外，每下，復落於原處，不知何由運力也。張黑幼習拳術，毆人亡命，遂入梨園。其得意者為《寶藝》、《三上甲》等劇，能以手拍圈椅兩足，躍而登，旋翻而上，即以手持椅，與之同翻，以椅之足為其手，足起則椅落，椅起則足落，憑空增其半身，翻騰自若。後以樓上有人議其微瑕，飛而及樓，將與尋衅。未至樓，而人擲以茗具，顛，遂傷脛腰，不復能奏奇技，一從事於說白，輒演《盜御馬》中楊襄武之類，以自矜異。

### 昭容、雪如觀高宗

高宗南巡至清江，曾召女伶昭容，旋以鈿車錦轎送揚州，賜玉如意、粉盒、金瓶、綠玉簪、赤瑛、玉杯、珠串諸珍物。又有雪

如者，高宗嘗以手撫其肩，雪如乃於肩上繡小龍，以彰其寵。

#### 黃翠兒色藝冠時

黃翠兒，字綠筠，嘉慶初之常熟女伶，王天福妾也。初，大婦三胖子遇之虐，旋以色藝冠時，舉家仰食於翠，始善視之。山陰童杏浦見而傾倒，留頓浹旬，欲以多金贖之，翠亦願奉杏浦鬻，格於勢，未果。無何，而遂有小玉奴之事。小玉奴者，天福之媳，早歲曾適童姓，繼歸於王，亦以脂粉為生，其父母知之有年，一旦訟之有司，意欲別售富室子。事本與翠不相涉，有以讒言進者，將居翠為奇貨，遂被逮。時翠方娠，杏浦為之上下營救，始以疾放歸。驚心甫定，懷珠遽隕，風雨梨花，幾經摧折矣。

先是，有河南某丞慕翠名，思購為妾。某素漁色，且自頂及趾，無雅骨，翠百計辭之，僅而獲免。會以訟餘養痾江寧，某又極於所往，規翠孤弱，將劫之以行。翠闔戶悲號，截髮以誓，事乃寢。比其反也，歲聿云暮，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，不能自存，翠雖心乎杏浦，而身處窘鄉，義難忍然以去，且天福夫婦亦不欲遽捨此錢樹子也，遂不果。時杏浦館安宜，歲時問遺，常不絕也。

#### 大寶齡氣象崢嶸

大寶齡，廣陵人。面目開闊，氣象崢嶸，一洗青樓冶蕩之習。舊在揚州演劇，扮大花面，聲若洪鐘，《紅樓夢》中之葵官也。同治初，至江寧，或嫌其過於豪放，解之者曰：「柳耆卿曉風殘月，與蘇長公大江東去，並美詞場，何必嫋嫋娉娉之為是，而錚錚佼佼之為非乎？」

#### 張桂芬演女劇

光緒初，滬有女伶張圭芳者，專演女劇。其女芷香能繼之，則扮小生、官生角色。

#### 周處演御果園

滬有女伶曰周處者，以唱淨著。一日，有豪客臨劇場，使演《御果園》，語之曰：「果能袒裊登臺，當以巨金為犒。」蓋《御果園》中之飾尉遲恭者，每赤身出場，客故云云。周利其金，竟從之。其實周登臺時，有長尺許之假鬚，披拂胸前，兩乳被掩無跡，此外雖袒以示人，原無別於男子也。

#### 金月梅以做工勝

女伶金月梅初以晉人而久居南方，故柔媚如蘇杭佳麗。其於戲，用心甚至，每扮一角，必有所揣摩，或貞或淫，或悲或喜，或賢妻慈母，或靜女妖姬，傳意傳神，惟妙惟肖，大抵尤以悲惋有情致者為最得手。且以識字，能閱小說，往往自排新戲，如演《占花魁》中之花魁，《怒沉百寶箱》中之杜□娘，抑鬱牢騷，儼同實事。初著稱於海上，一時名士頗有欲納之者。且月梅有戲癖，悲歡一發於戲，故揣摩能工。後嫁伶李長山，致富數□萬金，蟄居津門，母喪後亦不復出。女伶以做工勝者，惟此一人。惟做戲過近人情，口白亦流走太過，似新戲非舊戲，於戲界究為別派也。

#### 謝珊珊演彩樓配

光緒癸卯冬，御史張元奇以某貴人狎妓，有失大臣體，具摺嚴參。蓋某美丰儀，喜狹邪游，南妓謝珊珊至京，某宴客於城東餘園，招之侑觴。酒酣，就餘園劇場演劇，與珊珊合演《彩樓配》，為張所聞，據實上奏也。其父某方縮樞要怒甚，遂令南營將士悉將妓館封閉數日以示懲。

####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

女伶王克琴在津，亦以技名，惟喉音過尖，唱頗刺耳。性頗暴，往往於臺上詈人。特尚能京語，較津音略佳。演《雙釘計》等劇，兇咄大張，習與性合，亦為得意之作。他如《翠屏山》《梵王宮》《浣花溪》，或尚做工，或尚態度，或尚口齒，均能近似，然欲以名家則尚遠也。

#### 楊翠喜長身玉立

天津女伶，以楊翠喜為最著，實亦浪得虛名也。以親貴某見而垂青，經臺垣一疏，遂傳不朽。某旋即內不自安，上疏請解職，疏略云：「臣系出天潢，夙叨門蔭，誦詩不達，乃專對而使四方；恩寵有加，遂破格而躋九列。倏當時事艱難之會，本無資勞才望可言。卒因更事之無多，遂至人言之交集。雖水落石出，聖明無不燭之私；而地厚天高，踟躕有難安之隱。所慮因循戀棧，貽衰親後顧之憂；豈惟庸懦無能，負兩聖知人之哲。不可為子，不可為人。再四思維，惟有懇請開去一切差使，願從此閉門思過，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。倘他時晚蓋前愆，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。」

翠喜貌本平平，惟長身玉立，有弱柳迎風之致，觀者重之。其唱口不佳，說白亦僅平穩。原籍本文安，稍長，從母鬻技津門，居常不與人往還，尚守伶界清律。離商王五夤緣得近之，旋與之約，以三千金貯之金屋，乃與有交。事定，適貝子至津，觀之而善，以佳人難得為歎，為翠喜所聞，恐入侯門，遂急踐五之約，得半價。其母挾以返里，料量田宅而歸。五遣人伴之，雖來往過都，實未駐足，更無人府復出之事，至津即歸於五。每梨園演劇，時與諸姬往觀，人多識者，疏中所云「水落石出」，即指此也。

#### 恩曉峰舉止大雅

恩曉峰，幼讀書，酷好聽戲，心領神會，於名伶所長，咸能默悟。及長，遂獻藝梨園。唱工摹譚鑫培派，間有孫菊仙、汪桂芬之餘音。鎔冶既久，自樹一幟，舉止大雅，恰合鬚生，臺步之佳，猶其餘事也。

#### 尤鑫培為吳綏卿所眷

吳綏卿中丞祿貞督辦延吉墾務時，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，跡弛自憊，朝飲獐血，夕走脂坡，歌臺舞榭中，無日不有其蹤跡，尤賞女伶尤鑫培。尤以夭媚蜚聲一時，既受吳眷，名益著。未幾，以五千金聘之而去。宣統辛亥秋，石家莊之變，吳既被害，尤在津門，仍操故業矣。

#### 金玉蘭夙慧

自鮮靈芝由津入都，而京都始有女伶，於是楊翠喜、劉喜奎相繼而往，未幾而金玉蘭亦至。玉蘭本貧家女，或曰京師人，或曰揚州人，不可知。父早死，其母攜之寓天津，與下天仙戲園鄰。時翠喜方馳譽津門，其出入也，怒馬澤車，裝飾眩麗，潤色并及其母。而玉蘭之母豔之，乃以玉蘭師某伶，教之劇曲，學秦腔。玉蘭夙慧，未一歲，即通其技，合拍中節，遂登場演劇。久之，名噪甚。有某將軍者，深賞之，乃出二千金為之梳櫛。

宣統辛亥，改革事起，吳綏卿死於灤州，六鎮兵譁，天津亂兵亦乘機搶掠，伶人星散。玉蘭與母逃之鄉，途為亂兵所掠，見其母老，欲戕之，玉蘭力求免母，願殺己以代。兵憐而從之，仍挾母女行。俄有二卒尾至，相與擁玉蘭入道旁叢塚間，欲遞淫焉。方纏縛間，玉蘭視旁一卒若有不然色，乃急呼曰：「某叔，豈忍視我辱耶？」卒於劇場中固識玉蘭者，乃大呼，起斥眾，不當行強凌一弱女子，且謂此吾盟姪也，何可污。於是眾謝不知，以玉蘭付卒，卒脫玉蘭衣飾與眾，攜之俱歸。玉蘭深感卒義，拜為義父，且告卒以某將軍視己厚，倘語之，必可得濟。時某將軍駐兵近畿，卒持玉蘭手書詣之。將軍大動，出金，令二人偕卒往，慰玉蘭，并召之，自此玉蘭遂寓將軍所，卒亦得玉蘭力，補伍。將軍欲納玉蘭，而母望奢，將軍不能如所欲，因不果。